

泰德·纳杰/著
Ted Nace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isabling of Democracy*

公司强权的扩张和民主制度的衰落

美国黑帮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美国黑帮

公司强权的扩张和民主制度的衰落

泰德·纳杰/著

Ted Nace

汪德华 张延人/译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isabling of Democracy*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黑帮: 公司强权的扩张和民主制度的衰落/ (美) 纳杰著; 汪德华, 张延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12

书名原文: *Gangs of America: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isabling of Democracy*

ISBN 7-5086-0502-0

I. 美… II. ①内… ②汪… ③张… III. 公司—研究—美国 IV.F279.71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0008号

Gangs of America: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Disabling of Democracy by Ted Nace.

Copyright © 2003 by Ted Na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黑帮

MEIGUO HEIBANG

作 者: 泰德·纳杰

译 者: 汪德华 张延人

责任编辑: 吴素萍 崔璐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7千字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4-0794

书 号: ISBN 7-5086-0502-0/F · 946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作为一个组织，现代公司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尊重。由此相伴的危险值得人们去严肃地思考。从目前来看，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将无法阻挡。事实上，这一组织形式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它既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器，又可能被人滥用。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应当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

——阿道夫·伯利《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

攫取一切能够攫取的权力是公司的本性。

——朱丽叶·贝克

Acknowledgments

致谢

本书的顺利完成，得益于以下公司的大力帮助：东芝公司提供了完成本书所需的电脑设备，微软公司提供了软件，太平洋燃气和电力公司提供了电力，而Peet公司则烘焙了完成本书所需的咖啡。

首先要感谢许多朋友和家人：詹尼弗·比奇，温德尔·布鲁克斯，马库斯·张伯伦，鲁宾·钦，格利高尔·克拉克，萨莉·道格拉斯，李·戈尔德博格，约翰·格林斯，海伦·汉普顿，内勒·汉拉恩，克里斯里·琼斯，马萨·约翰逊，史蒂夫·约翰逊，盖恩·默弗里，艾玛·纳杰，朱丽亚·纳杰，洛维纳·纳杰，泰德·K·纳杰，贾斯珀·帕奇，莉萨·罗斯和南希·伦茨埃尔。他们或者给予本书手稿以评论性意见，或者帮助我思考书中章节的标题，或者对全书的章节设计提出批评性意见，或者送来了一些剪报，或者对书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对本书还保留了一些安慰性的幻想。

同样要将许多感谢献给我的同事和编辑，他们给予本书以富有洞察力的批评：约翰·卡瓦纳，罗伯特·克拉克，尤金·科伊尔，查尔斯·德贝尔，马克·道伊，乔纳森·弗里曼，理查德·格鲁斯曼，厄尔·基利安，大卫·科滕，阿瑟·奈曼和史蒂夫·罗斯。特别要感谢萨拉·拉布金的重要的编辑意见。

对于那些认为书籍出版已经成为一个惨淡经营且令人厌烦的业务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向Berrett-Koehler出版社学习。我非常感谢史蒂夫·皮耶尔桑蒂和他的助手，他们曾为我创造并保持了充满合作精神的支持性氛围。特别感谢吉瓦·西瓦苏布拉马尼亚姆，她在很早的时候就对本书抱有兴趣；感谢里奇·威尔逊，他曾欢迎我进入处于设计过程中的内部书房；感谢马克·维梅特以及西部出版集团的其他成员，感谢他们的创意和学生工作组。同样要感谢那些为本书奉献了专业技能的自由职业者：协调人林达·朱比特，内部设计专家戈帕和维坦姆，版面专家桑德拉·贝里斯，校对专家唐纳·贝当古，索引专家梅代亚·波格丹诺维奇，封面设计专家弗朗西丝·巴卡，网页设计专家丹尼尔·威尔-哈里斯（www.GangsofAmerica.com）和出版家西莉亚·阿拉里奥。同样要感谢罗斯琳·布勒斯及时而天才的拒绝意见。

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我的同事詹尼弗·比奇，她曾明确指出了我对于美国历史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此我非常感谢。她对于本书的极大热情也深深鼓舞了我，对此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也要将我深深的感激之情献给我的父母：洛维纳·纳杰和泰德·K·纳杰，不仅仅是为他们对于本书的帮助，也为他们带给我的欢乐、激情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在2002年8月2日的早晨，数以百万计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戴着手铐，跟随着逮捕他的执法官员在新闻镜头前曝光。这位主管叫斯科特·沙利文（Scott Sullivan），是世通（WorldCom）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沙利文和他的同事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一起被指控犯有多项罪行，包括隐瞒高达38.5亿美元的公司支出，合谋进行证券欺诈以及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虚假信息等。这些指控如果成立，那么他的最高刑期将长达65年。对于这场拘捕行动，司法部长约翰·阿斯科夫特（John Ashcroft）向新闻界公开宣称：“那些欺骗投资者、偷窃储蓄、挥霍他人养老金的公司主管将受到足以震慑他们的审判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来看看另一个案件，这个案件的主谋是通用汽车公司，从犯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凡士通轮胎公司、B·F·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以及Mac制造公司。这5家公司于1936年成立了一家控股公司——美国城市运输公司。这家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收购城市电车运输线路^①，并在收购后摧毁它们。每次摧毁一个地区的电车运输系统后，美国城市运输公司就把新运输系统的经营许可权交给一家当地的总经销商，同时签署合同约定该

^① Jonathan Kwitny, “The Great Transportation Conspiracy”。

运输系统只能使用通用汽车公司的柴油车。

到1949年，45个城市中的100多个电车运输系统已经被撤除和更换。当年4月，联邦法院判定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参与合谋的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罪名成立。但是相应的惩罚却微不足道。法院仅对每家公司处以5 000美元的罚款，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官格罗斯曼（H. C. Grossman）和其他几个核心的阴谋策划者仅被处以1美元罚款。判决之后，各家公司照样回去收购运输系统，拆除电车运输线路并代之以汽车。到1955年，88%的国内电力交通运输网都不复存在了^①。

斯科特·沙利文案和美国城市运输公司案都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定义：违反法律并导致司法部门介入。但是第二个案件表明，罪行越大，“犯罪”和“商业惯例”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正如亚特兰大市市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Andrew Young）曾经说过的：“只要100个生意人决定做同一件事，那么这件事绝对不会是非法的。”

杨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对美国社会而言，这的确是人们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商界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这种法则通过一种被称为“公司权力”的力量驱动着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发生的一切。这种力量隐藏在社会深处，若隐若现。但有几个细节问题值得探究。这些权力的属性究竟为何？它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法律真的会马上迎合那一百个生意人的愿望和需求吗？当美国公司发现它的欲望受到宪法障碍的限制时会如何反应？谁来决定哪些领域是“公共”的，哪些领域是“私人”的？谁来决定某种特定的行为究竟是“犯罪”还是“商业惯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学会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发生在身边的现象。我在企业界度过了大部分的工作时光，在此期间还建立并经营了一家出版计算机应用图书的公司。在这样的商业世界里，公司将融入到你的呼吸中。没人会想公司是好是坏，管它是好是坏呢。也没人在意公司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由何而来。你只需要假定这是美国“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下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就行了。

但是，即便是成天忙于生意，这些问题还是潜伏在我的脑中，而其中的一些问题早在上高中时就已经在我的脑中浮现出来了。我在北达科他州的西南部长大，而我的第一份夏季短工是在一片荒地中为美国林业局（U.S. Forest Service）修建栅栏。一天，我发现一家大型能源公司申请开采一个被叫做“燃烧的煤脉”的地方。这是一块崎岖不平的区域，在夜晚，

^① Bradford C. Snell, "American Ground Transport: A Proposal for Restructuring the Automobile, Truck, Bus, and Rail Industries," 1973, 引自 Paul Matus, "Street Railways: 'U.S. v. National City Lines' Recalled".

被很久以前的闪电或者草原大火引燃的煤炭在地底下熊熊燃烧，由此而产生的火光从深不可测的地表裂缝中冒出来，这一地区由此而得名。沿着山坡生长的粗壮挺拔的松柏，像身穿束腰外衣、沉默无语的守夜人一样，伫立在璀璨的星空下。大量被火焚烧的岩石——那些闪耀着红色、橙色和紫色的陶瓷状碎片——覆盖在地面上。页岩被地底下的烈火烘烤后变质，从而产生了这些碎片。这里就如一个永恒不朽的制陶工厂，在上面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陶瓷在你脚下破碎发出的清脆声响。我为一些人竟然会为了得到几千吨劣质煤而毁灭这里美丽的一切而感到震惊。当然，这个开采方案的计划者并不是什么“人”，而是“物”——一家公司。尽管这家公司的职员也许会为这里的美丽景象而惊叹，但公司本身并不会在意这些。

大学毕业后，我投身于一个社团并成为一名组织者。这是一个由北达科他州农场主和牧场主组成的团体，旨在反对由一些大公司提出的扩大煤矿开采规模的提议。这些公司给农场主和牧场主造成的损害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那些用于采矿的机器确实是一个个可怕的庞然大物。看到那些东西我就联想到在观看电影“侏罗纪公园”时所经历的怪异感觉。为了把上百万英亩农场和牧场下的煤开采出来，采矿公司必须把煤层上覆盖的所有矿物层——肥沃的泥土、涵水层以及岩石——全部挖去。挖掘工作由一种巨大无比、样子像起重机的挖掘机来完成。这种机械的高度和一个橄榄球场的长度差不多。这些挖掘机像长颈龙一样在山脊上的碎石中缓慢移动，用带齿的、一次能装下3辆灰狗大巴的巨大铲斗反复伸入、挖掘、提起、清倒：先把铲斗伸下去，再挖掘直到铲斗已满，然后迅速把数吨重的土石提升到空中，以令人惊讶的优美动作旋转，并最终把装载物倾倒在土石堆上。尤其在夜间，当强烈的灯光照射在机械和碎石上，其场景让人不寒而栗——一个个幽灵一样的怪物正在吞噬土地。而那些石块被挪走并倾倒出去的地方原本是一片草场，或者是美丽的山岗，紫苜蓿花盛开的地方。你会说：等采矿结束再恢复原貌总可以吧？这些公司的确许诺它们会恢复土地的原貌，但考虑到当地半干旱的气候、脆弱的土壤以及诸如湿度和盐碱度等关键因素的复杂情况，这种许诺不过是空谈而已。

对于那些依然有勇气生活在矿区附近的家庭，你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不由回忆起我坐在一个小麦农场主沃纳·本菲特家的厨房里，看着北美煤炭公司的挖掘进度向这个叫瑟普的小镇一点点推进。他有一个位上了年纪的母亲叫安娜。尽管挖掘机的碎石已经堆到本菲特家周围，沃纳这个烟瘾不小的家伙还是保持了幽默感。安娜拿出了一盘饼干，而沃纳则讲起了最近一个北美煤炭公司主管来劝说他们出让土地的情景。这个主管告诉安娜，她可以为她的土地开出任何价格，安娜回答说：“这个我没考虑过，不过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把你们的土石堆往后挪一挪，不要再让石子滚下来，掉

到我家的草坪里。”

我的老板叫伦道夫·诺德兰德，他是一个和善的牧场主，有挪威和美国双重血统。诺德兰德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一个叫诺卡特的公司抗争。这家公司秘密地获得了数千英亩土地的开采权。其庞大的矿区和配套的合成燃料工厂，对一些农场主和牧场主构成了潜在威胁。

在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伦道夫在我们社团小小的办公室楼下的沙姆洛克酒吧喝啤酒。他告诉我上星期前他回到老家，并到一个叫冯·路德的教堂参加葬礼的事情。死者的家人带来了许多鲜花，但当伦道夫坐在后排的座椅上时，一个特别巨大的花束映入了他的眼帘。花束卡片上的挽词是“致以最沉痛的哀悼——诺卡特公司”。

伦道夫回忆起那次葬礼时，感情复杂。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恶心、愤怒、被戏弄的感觉。葬礼上的花束仅仅是这家公司各种装腔作势的公关手段之一，这个公司会向参加高中毕业典礼的学生赠送贺卡，在当地集市上设置购货亭并资助体育团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博取当地社区民众的欢心。

但是公司的这种姿态毫无疑问有其自身的意义，而我也深知，伦道夫对社会上此类荒诞之事大行其道的原因也了如指掌。就那个葬礼上的花束而言，人们对此事所表现出的惊讶恰恰达到了公司原有的目的，那就是向公众示威——并使公司的名声因此广为流传。伦道夫确信此类事件的信息会迅速在当地人群中传播开来，因为乡村社区的人们对传递此类消息乐此不疲。

但是在我看来，诺卡特公司采用这些非同寻常的行动取悦公众另有其含义。一家公司在别人的葬礼上不合时宜地献上花束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即便是把伦道夫个人和所有邻居的能力加在一起，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还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公司的势力却没有明显的界限。或许诺卡特公司即便是在公共关系上倾其全力也不能使公众真正接受它；也许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方式在宣布：“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走，你们就认了吧。”于是，尽管你可以嘲笑或者憎恨一个公司，你可以藐视它，你可以把它当成永久的敌人，你可以在某一天对它破口大骂后在第二天把它忘掉。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你不过是在和一个虚幻的对手作战——其实根本没有对手在你面前。正如瑟勒（Thurlow）男爵300年前所说的一样：“不要指望公司有良知，因为公司没有灵魂和肉体，你骂它没有用，打它也没有用。”^①

如果从公司内部来看这一问题，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就一再为这样的

^① Edward, 1st Baron Thurlow,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697 (4th ed. 1992)。

一个悖论感到困惑：即便最具破坏性的公司，也是由那些友善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士来管理。当然，一些腐朽的公司、具有危害性内部文化的公司，甚至应该被归为典型犯罪组织的公司，的确名声不佳。但一般来说，危害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些公司，它们以完全合法的手段经营业务，而且从公司内部人员的角度来看也是完全合理的。毫无疑问，如果公司危害社会，不是因为公司内部人员缺乏良知，而是因为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和任何组织一样，是一个不断自我驱动，并按照其自身逻辑自动运行的复杂实体。

在从北达科他州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并开始在硅谷郊区创办自己的计算机图书出版公司后，我亲身体验了公司的运作过程。公司是从我的餐桌上开始起步的，最先出版的是一本我花了好大劲才写出来，并用第一代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书。在那个时刻，我心中最宏大的目标就是要把我的公司建成一个不具有人格的庞大实体——另一个诺卡特公司。但实际上没有哪个企业比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皮切皮特（Peachpit）出版社更个人化了。在前5年，公司就开在我的家里，营销会议就在厨房里的餐桌上举行，餐桌下还堆着孩子的玩具。在创业初期，公司总共不到10个人。我不得不在卧室旁的办公室里撰写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图书。我还要不停地接听电话，而我的妻子则忙于做账。一个朋友隔几天就会过来一次，帮我把书运到那些定购的生人手里。

慢慢的，企业开始成长，而随着企业的成长，一切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渐渐地，我的收入增加到数百万美元。在机场里我会拿起《Inc.》和《商业周刊》之类的刊物浏览。我会在飞机上用笔记本电脑做现金流计划。我彻底地接受了所谓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的“双赢”理念：为帮助人们解决难题而提供有用的东西，同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利润。

有时候，我的公司会把一些软件附在成品书后面。这件事由我的产品主管来负责，他通过和另一家独立装配公司的协作来完成这件事。这家装配公司负责把软盘装入书背后的塑料袋子中。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很少考虑这些具体生产过程中的事务，以及那些负责把书和软盘组装起来、从事繁琐手工工作的人。

不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装配事务发生了一点错误，我得以亲自经历一些我以前不太了解的业务细节。当时我的生产主管在休假，而双方在业务要求上的沟通发生了差错。仓库管理人员打电话来告诉我，装配公司把软盘标签贴错了，需要派人去改贴一下。

我开车前往位于南旧金山的那家公司，去和该公司的一位会计主管见面，他带我穿过了一个金属构架的塔状仓库。透过玻璃幕墙，我看到了工作人员、生产线管理者和生产流水线边上的工人。

突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办公室里的职员和领头的管理人员都

是白人，而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褐色面孔。我猜测他们应该是菲律宾移民。我不知道他们的报酬是多少，是否参加了工会，享有何种福利保障，或者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多少。全球经济的诸多方面在那一刻全部显现了出来：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分工；那些通过承包商从有产者和无产者分工中获益的人与一线生产人员的疏离；如果没有耳闻目睹，所有这些现象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堆抽象的概念而已，而此时此刻，现实和概念一下子结合起来了。

“这就是公司的运作方式，”我想，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的小公司在运作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但我没有时间去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思想的火花一闪而过，消失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忙碌之中。我曾经向公司的几个关键人员许诺，让他们得到公司的股份，终于有一天，我的会计打电话来对我说：“是组建一家有限公司的时候了。”直到此时，我还是以私人业主的角色在运作企业，这意味着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眼中这里的业务是以我和我妻子的私人名义在经营的。

“那需要干些什么？”我问道：“办成有限公司有什么好处吗？”

“你去找个律师就行。他会帮你准备需要的书面材料去州政府登记注册，而你只要交2 000美元左右的登记费。这样做在理论上可以给你个人提供法律保护，因为这意味着一旦你的公司破产，你不会失去个人财产。也就是说公司所承担的债务责任以所有者的出资额为限，你的家庭在经济上会更加安全，而且有限公司不是个人化的企业——就算你坐大巴远走高飞，它也不会因为你不在而停止运行。”

“就是这些吗？”

“是的，这些好处已经够多了。”

我想这还不错，于是就在我的备忘录上写道：“找律师筹建有限公司”。一个星期后，我拨打了电话。

由于进入了创办有限公司的进程之中，我不断和律师会面并签署各种文件表格，我并没有觉得整桩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我知道现在企业名称后面会加上“有限公司”的字样，而且几名公司职员会拥有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这是我对他们的承诺。但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使企业变得正规化一点而已——就像你去申请贷款的时候要打领带一样。在有限公司执照到手后，我把它放进了文件夹又继续工作。同时，一个念头又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这个念头就是：“我在这里办了一家公司。当它只有7个人的时候我会为此感到高兴，当它变成20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在为了生存而不断竞争的过程中，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但企业越大，我就越感到对它陌生和疏远——就像感觉到生活中有些东

西正在逝去一样。”

建立一家企业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毕竟，你要把你的时间和所有创造力都投入进去才能确保其生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你工作越出色，企业就越来越具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它即使离开了你或者其他个人也能够自我运行。似乎有什么魔法一样，企业会自己驱动自己不断发展。

我的几个孩子有些已经成年，有些正在成年。作为他们的父亲，这样的场景我已经很熟悉。当你的孩子已经有能力独立发展时，你总会有一点失落：孩子们离你越来越远了。但是看到孩子成熟的快乐和兴奋要超过这种失落的感觉，而那种快乐和兴奋来自新的发现和希望。

当一家公司走向成熟时，你毫无疑问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但伴随着自豪你也会有失落感。公司日益复杂，越来越有生命力，但不再为活生生的个人的动机和价值观所支配。而是成了一个精密的、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持续进化的系统——一种没有灵魂但充满智慧的存在物，被各种外部和内部的法则所驱使。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答案取决于你对一种我们称之为制度的复杂系统所做的行为假定。比如，经济学家往往把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看成是一种有益无害的现象。众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相互作用、自行其是，就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这些仅仅把目光盯住市场运行的经济学家很少谈及公司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制度的发展趋势，他们很少关心利润最大化这类简单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比如获取政治权力。

决定公司行为的很多因素来自公司内部，诸如公司领导人的伦理观、人格和个人风格，还有无数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们称之为“公司文化”的东西。但是影响公司行为模式的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来自于外部，根植于法律框架之中，这种法律框架决定了公司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例如，一座城市可以颁布法令禁止大型连锁零售店，或者规定当农场附近的工厂产生的污染使农产品产量下降时，农场主有权提出诉讼，这些法律都会对公司的行为产生约束。那么当一家公司可以渗透进政治决策过程，并成功地破除这些约束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个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甚至在殖民地时代就开始了。而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无心眷顾，因为我还在不断努力发展我的公司。

在我的出版公司创办11年后，我知道是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公司生意兴隆，在1个月内，我们公司就有7本书上了计算机类畅销书排行榜。但我还是觉得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我知道在高科技行业里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而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很可能在一些不可预见的大风大浪下倾覆。所以我也干了无数未雨绸缪的企业家都会干的一件事——找一个企业经纪人卖掉我的公司。随后，经纪人开始悄悄物色潜在的收购者。

最终的交易结果还算令人满意。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承诺：公司所有员工在2年之内将被继续高薪聘用，原公司享有自治权。

但在潜意识里我还是觉得公司已经被我出卖了。因为事实是皮切皮特出版社已经不再是一个家独立的公司，而是一家员工上万的巨大跨国公司——培生（Pearson）出版集团——的殖民地。在加盟的前一天，我在每名员工的桌子上放了一朵玫瑰，感谢他们和我生死与共，然后悄然离去。

美国人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当我们试图去谈论——甚至只是思考——公司权力的运作时，经常会发觉自己正不可思议地天真和愤世嫉俗之间摇摆不定，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设立了种种复杂而又不失和谐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而我们的观念却往往来自逻辑混乱的想像、肤浅的概念和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我们总是陷入简单化的二分法之中：如果你不是资本主义的铁杆支持者，那你一定就是反对者。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尽管对公司权力的威胁心知肚明，但对此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因为他们感到质疑公司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这也许是一种冷战时代的后遗症。

美国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在君主统治殖民地的背景之下，人们起来反对殖民统治，制定美国宪法，打倒奴隶制，让妇女获得投票权，等等。而与此相对比，我们经济体系的核心制度——公司——的历史却不是那么为人所知。在我的生活中，我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公司有所体验：第一就是我站在公司外部的视角上，观察大型能源公司侵犯乡村社区的事件；第二就是通过自己白手起家创办公司，我对公司内部运作有了更多的体会。然而，我对公司作为一种制度由何而来、向何处去，还知之甚少。但这肯定不是在学校能学到的知识，虽然我在高中学过美国历史并在大学主修经济学。

在出售了皮切皮特出版社之后，我休了一段时间假，然后又继续投入工作——去为我那些在脑中不断浮现的问题寻找答案：什么是公司？公司是如何拥有如此多的权力的？公司由何而来？它又会向何处发展？我开始花大量时间去附近大学的图书馆。我用Google搜索世界上各种人对公司的看法。这些看法显得很杂乱，不过这一点都不奇怪。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甚至哲学家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探讨过关于公司权力的问题。但没有人能把这些观点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具有逻辑性的体系，而我在这本书里试图做到这一点。



目录

V	致谢	
VII	引言	
1	第一章	公司如何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9	第二章	从街头斗殴到帝国梦想
19	第三章	讲述真实的故事
27	第四章	为何殖民地民众对公司心有余悸……
35	第五章	付诸行动
45	第六章	天才
59	第七章	公司的特异功能
75	第八章	法官
89	第九章	法庭书记员
97	第十章	一个极端自负的家伙

105	第十一章	适者生存
123	第十二章	公司老板们的反击
139	第十三章	言论自由=金钱
149	第十四章	法庭的瑜伽术
165	第十五章	犯罪浪潮
175	第十六章	统治全球
185	第十七章	顽强抵抗
207	第十八章	公司怪人
217	附录A	最高法院案例
229	附录B	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
233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公司如何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在本章中，作者在阅读了一份民意调查后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随后展开了他自己的调查。

当公司日益摆脱人的控制，并拥有自主性的组织权力后^①，公众利益和公司利益间的鸿沟就越来越大。这就好像外星人入侵地球并把地球变成其殖民地一样，他们把我们变成奴隶，并最大程度地排挤我们。

——戴维·克顿，《当公司统治世界》

David Korte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① Korte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ed1, 74。